

读懂历史人物
悟透政治智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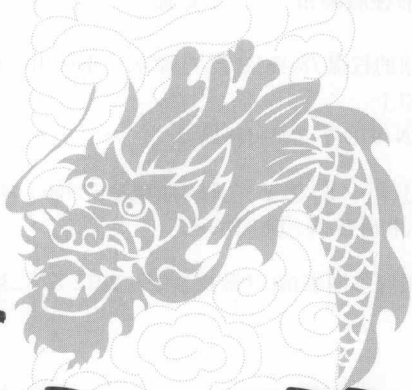
夺权高手

朱棣的权谋

一本书读懂
朱棣的政治智慧

灰熊猫◎著

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



夺权高手 朱棣^的权谋

一本书读懂
朱棣的政治智慧

灰熊猫◎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朱棣的权谋 / 灰熊猫 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229-05813-5

I. ①朱… II. ①灰… III. ①明成祖 (1360 ~ 1424)
— 人物研究 IV. ①K827 = 4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34459号

朱 棣 的 权 谋 ZHUDI DE QUANMOU 灰熊猫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策 划: 刘太亨
责任编辑: 朱小玉
责任校对: 郑小石
特约编辑: 谢 凯
版式设计: 梅羽雁 曲 丹
封面设计: R度空间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编: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市白合印刷厂印刷

(重庆市九龙坡区白桃路10号 邮编: 400039)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20mm×1000mm 1/16 印张: 12.75 字数: 220千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5813-5

定价: 2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章 谋逆的“忠臣”

绝不造反..... 1

朱棣深知自己是少有的幸运儿，因为父亲是皇帝，所以他不需要付出任何辛劳就能衣食无忧，再有权势的官员见了他都要磕头。朱棣清楚，自己需要付出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忠诚。

京师归来..... 6

朱棣自认为用行动可以击破这些谣言，他进京的事实让黄子澄、齐泰等人哑口无言。朱棣毕恭毕敬地面见了皇上，然后祭拜了父皇，但他在京师待了不到一个月，就被建文帝轰回北平去了。

走投无路..... 10

把这些思路理清之后，朱棣对姚广孝说出了他的判断：“朝中的小人把谋逆的罪名扣在本王头上就不会善罢甘休，他们一定会把这件案子办成铁案，绝不会让燕王府有一人漏网。”

明修栈道..... 13

朱棣扫了一眼颇自得意的朱能和张玉，说：“本王从明日起装疯，以麻痹朝中宵小。”为了让制造武器进行战备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朱棣靠装疯来争取时间，让朝廷的耳目摸不清自己的动向。

第二章 起 兵

事在人为..... 25

这也是朝廷对朱棣的麻痹策略，正如朱棣希望朝廷相信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偷偷训练甲士、打造兵器上，北平的布政使和都指挥使则希望用这个奏章让朱棣相信朝廷对他的计划毫无察觉，而且还做出一系列错误的判断。

图穷匕见 32

姚广孝还告诉张玉，皇上要张禹、谢贵在北平动手，就要以葛诚和卢振为内应，里应外合一举将朱棣拿下。上次谢贵来探病的时候，葛诚就迫不及待地告诉他：燕王并没有疯，是装疯，要谢贵等人万万不可上当。

水到渠成 43

宋忠三万大军一日覆灭，北平周围再也没有能够威胁朱棣的官军，开平等地皆不战而得。起兵不足二十日，朝廷部署在北平附近的十万官军或远遁，或为朱棣所用，或被扫荡得一干二净。

第三章 北平厮杀

艰难决断..... 49

“如今敌众我寡，末将以为坚守北平才是上策。”朱能的话显然符合众将领的想法，朱棣有些失望地看到众人纷纷点头，没有一个人提出反对意见，有个别将领低声议论道：“北平是前元故都，高墙深垒……”

对阵强敌 60

耿炳文统兵三十万，都是朝廷抽调的精兵强将。虽然一个月来朱棣招降纳叛，但手下仍只有三万军队。剩下的那些人，目前既上不了战场也不能独当一面，只能作为精锐部队的后备力量。

谋定而动..... 67

此次出兵，朱棣大破耿炳文的讨伐军，自己的损失微乎其微。他不但没有杀父皇的一位老部下，而且还得到了顾成这样的贤良助手。朱棣在心中发出一声感叹：“老天待我真是不薄啊。”

实力大增 80

在宁王的帮助下，朱棣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大宁一带的兵力，附近两支军队也在宁王的穿针引线下臣服于朱棣，这样朱棣就把军队扩展到了八万人。

血战官军..... 98

整个郝村坝附近的郊野上，积雪都被鲜血浸透，两军共十几万将士在此地冒着风雪厮杀了一整天，那震耳欲聋的呐喊声现在似乎还在朱棣的耳边回荡。

第四章 困境

济南遇袭..... 117

朱棣站了起来，看到城内迎接的人群都怔怔地看着他，没有人发出任何声音，也没有人准备上前搀扶他。突然，人群中有人大吼一声：“捉燕王，赏万金，封千户！”

受困险地..... 126

他认定我口称靖难，实乃叛国之奸贼，他以为我一定不敢亵击父皇的神位。或是以为，只要我敢亵击父皇牌位，就可以让天下人看清我是不孝之人。

再战山东..... 132

既然官军不敢出来野战，那就彻底摧毁他们的粮道。朱棣下令兵马从临清渡河，兵分数路分别攻打陶馆、冠县、莘县、东阿、东平、汶上等地，把各路官军的补给线和退路全部切断。

东昌惨败..... 146

此时，朱棣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据两个被俘的官军军官说，张玉在日落前已经阵亡，而南面的步军已经被官军尽数击溃。“若步军已败，那我们就是孤军。”

第五章 突袭京师

重整旗鼓..... 163

从正月到现在，仅仅两个多月，真定的平安和吴杰已基本恢复元气，德州敌军的实力更是每天都在增强。朱棣需要不断地与朝廷军队

进行激烈的战斗并且战胜他们，才能维持自己在北平周边并不明显的战略主动权。

掌握人心..... 170

燕军将士虽然知道朝廷已下诏赦免了他们，但是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不过是一个谎言而已，皇上一定会秋后算账，而皇上召燕王父子进京就是擒贼先擒王。

直指京师..... 176

这次进攻京师的目的是推翻朝廷，攻破京师肯定会导致朝廷威信扫地，但朱棣能否一举继承皇位还尚不可知。自古以来，首先起兵的人多半没有好下场，因为世上永远不缺乏野心家，朱棣知道自己和建文帝的叔侄之争已经让一些人在暗中窥视，他们期盼着另一个乱世和另一场群雄逐鹿。

终成帝业..... 184

建文帝命令谷王和李景隆把守金川门，他们很快就为朱棣打开城门。等到燕军进城后，皇宫燃起大火，建文帝失踪。朝廷权力中枢向燕王投降，并开始了新一轮的劝进。建文四年七月，朱棣终于成为大明的皇帝，改元永乐。

尾 声 192

第一章 谋逆的“忠臣”

§ 绝不造反

“殿下，节哀。”

朱棣已经记不清从多少人口中听到了这句话，王府内外的空气变得令人难以呼吸，尤其是王府之外的北平官场。自从朱元璋去世后，大家似乎失去了和朱棣谈话的能力，千篇一律地用这句话作为见面的问候语和分手的告别辞，同时也是交谈的全部内容。

虽然北平的官员们显得非常伤心，一个个披麻戴孝号啕大哭，有些人看上去恨不得用自己的手掌把地面拍碎，但朱棣知道他们都在演戏。这些官员的主要心思都放在如何取悦皇室上，他们担心自己表演得不够悲痛欲绝，导致皇室对他们的忠诚产生怀疑。朱棣理解他们的担忧和恐惧，他们只用“殿下，节哀”这句话作为交谈内容的理由，他也很清楚。这个时候，所有人都担心祸从口出，索性以不变应万变，而朱棣也尽力配合他们，无论听多少人把这句话上多少遍，每次听到这句话时他都会在脸上露出一丝感激。

在这个时候，担忧和恐惧并不仅是这些官员才有，他这个身份尴尬的藩王心里同样也有，而且只多不少。

当外面的人都在竭力夸大和表现自己的“悲哀”时，燕王府内上上下下都在尽量隐藏另一种情绪——所有人都惶惶不安。每个人都尽力把这

种情绪压在心底，生怕被朱棣注意到，甚至他的儿女们也是如此。

只有一个人私下对朱棣表达了自己的忧虑，那就是他的夫人——大将军徐达的女儿。

自古以来，和皇上血缘越近的藩王越容易受到猜忌。因此，各朝各代，皇上一旦登基，都要制定各种制度和措施以限制藩王，藩王的权力越来越小，受到的监视越来越严密。不过对朱棣来说，他是朱元璋的儿子，制度再严格，他也始终受到父皇的关照。

“殿下，”在燕王府的阁楼上，徐氏对朱棣说，“殿下应该去京师祭奠父皇，叩见皇上。”

既然燕王妃以“殿下”相称，那她所说的话也一定经过深思熟虑。这个建议和朱棣的想法不谋而合，他重重地点头，答应下来，说：“对，你说的没错。”

阁楼上的风很大。以前，燕王夫妇常在这里纳凉，品茶闲谈，享受拂面而来的凉风，十分惬意，但今天朱棣的感觉完全不同。

“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朱棣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深知自己是少有的幸运儿，因为父亲是皇帝，所以他不需要付出任何辛劳就能衣食无忧，再有权势的官员见了他都要磕头。朱棣清楚，自己需要付出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忠诚。只要不造反他就是堂堂的藩王，这个地位没有人能撼动。

“我虽读书不多，但我明白，自秦汉以来，直到唐宋，还没有哪个藩王造反成功。说起最早的汉代七国之乱，我一直觉得吴王很愚蠢，不就是削藩吗？难道被削了一点土地就能让他的餐桌少上两个菜，让他住的宫殿塌两间房？七老八十了还不服老，还闹腾，结果自己脑袋搬家，子孙被诛尽，何苦呢？看看我，父皇就没给我封地，只是让我带着几个卫兵帮着皇家保卫边疆——以前是父皇，现在是我侄子，我的地盘实际上只有一个燕王府，可我过得还不错啊。即使当上皇帝，我也不能一顿多吃两碗饭——怕撑着，也不会再多套两件衣服在身上——嫌太重。”朱棣说

话的语气显得很放松，燕王妃听着听着也露出了笑容。在官吏和部下面前朱棣要保持威严和体面，只有在妻子面前他说话的语气才会这样随意。

“当皇帝最大好处就是不用担心被削藩，不必担心某天皇上突然听信了小人的谗言认定我要造反，把我的藩王王爵拿走。可是，按说削爵不应该削到我头上，我手里也确实没有什么好削的，我只有一座王府，虽然我在这座王府里住了很多年，但是如果皇上给我修一座新的，我情愿把它还回去。再怎么削皇上总得给我一座王府，他总不能看着他的亲叔叔露宿街头吧？我去一趟京师，见到皇上，一切都水落石出了。”朱棣说。

和燕王妃的意见不同，朱元璋为朱棣挑选的讲经禅师姚广孝坚决反对朱棣去京师面见皇上，他深信朝中有小人设计离间皇上和朱棣的叔侄之情。姚广孝本是佛门弟子，诵经拜佛才是他该做的事，但朱棣觉得他并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当初朱元璋为儿子们挑选高僧时，姚广孝就曾毫不避讳地对朱棣说要送他一顶白帽子。王爷戴上白帽子，世人不用想就明白其中的含义——当皇上，于是朱棣就把姚广孝留在了身边。最初，姚广孝也只想当个幕僚，帮朱棣出谋划策如何讨父皇欢心，让燕王有机会当上太子。

当太子朱标去世后，尽管姚广孝帮朱棣出了很多主意，但是最终朱元璋还是没有立朱棣为太子。对此姚广孝一直内疚于心，他觉得很对不起朱棣这么多年来对他的信任，不过朱棣并没有责怪他，因为朱棣相信父皇英明神武，没有人能够轻易猜透他的心思，也没有人可以轻易影响他的决定。

多年相处下来，姚广孝对朱棣来说已不仅是当初那个想帮他实现“太子梦”的和尚，他早已成为朱棣的心腹。此时，他正强烈反对朱棣进京，认定此去必是自投罗网，凶多吉少。

在这一点上，朱棣知道姚广孝其实说得并没有错。父皇去世，新皇帝登基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朱棣同母所生的弟弟——周王抓了起来。事实上，周王没有任何过错，但皇上对这个叔叔冷酷无情，说抓就抓，然

后贬去云南。在朝中，正受皇上宠信的大臣黄子澄、齐泰等人都视藩王为朝廷最大的威胁，力劝皇上实施削藩政策，另一个大臣方孝孺也在伺机煽风点火。对周王的不平遭遇，朱棣爱莫能助，他只能在心里宽慰自己：“虽然弟弟没有了王位，但还有地方住，还能吃饱饭，皇上还是不忍心让他的叔叔风餐露宿啊。”

就在朱棣准备去京师的时候，坏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来——又有几位藩王先后遭殃。

先是代王。皇上指责他对王府的人贪虐残暴，把他贬去四川，在监视下度日。听说了此事之后，朱棣立刻反省自己的言谈举止，对王府里任何人都更加和蔼。代王不是朱棣同母所生，和朱棣的关系算不上亲密，但朱棣听说他依然衣食无忧后，还是很高兴地说：“无论如何，当今皇上和我们终究是一家人啊。”

接下来是岷王。有消息说岷王因为从事不法之事被贬为庶人，这个所谓的“不法之事”和秦桧的“莫须有”如出一辙。到底所做何事不法？朝廷并无解释。朱棣认为这一次皇上做得有点过：“父皇尸骨未寒，皇上怎么就把一个亲叔叔贬成了普通老百姓呢？”

再后来就轮到了湘王。他被小人告发私造钱币，在官军去抓他的时候，他一把火烧了王府，一家老小全烧死在王府里面。岷王是太祖皇帝的儿子，绝不能忍受被俘后的折磨羞辱。令朱棣寒心的是，逼死湘王全家的事似乎没有给皇上任何触动，皇上也没有追究任何抓捕湘王之人的责任，更没有怪罪那些给湘王罗织罪名的人。叔叔一家葬身火海，即使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小民也应该会悲痛非常吧，难道皇上就这般铁石心肠？

“皇上不是受命于天、以武功定天下，而是承续太祖高皇帝的大统。”得知此事后，姚广孝又一次跑来劝朱棣打消去京师的念头。“皇上残害宗亲，虐待高皇帝的皇子，这是蔑视宗室，皇上自己否定了自己的继承权。殿下，您起兵不是造反作乱，而是拨乱反正啊。”

虽然姚广孝苦口婆心地劝说了大半天，但是朱棣依旧表示对造反毫

无兴趣，而且他相信赴京面见皇上势在必行。在礼部同意朱棣进京的请求后，朱棣又得知齐王和代王也被贬为庶人。他们在得知皇上派人去抓他们后，非常配合地跟着官军走了，不过他们连皇上的面儿都没有见着，就直接被削夺了一切官爵。这两个弟弟朱棣很清楚，他们不讲排场，生活也不奢侈，皇上就是养着他们其实也花不了几个钱。要是他们挨饿受冻，朱棣相信父皇的在天之灵一定不得安宁，因为他生前挺喜欢这两个孩子。

姚广孝说的话似乎也有几分道理。对当今皇上来说，亲缘关系确实不值一提，礼法也不是他在乎的东西，这让朱棣心中感到愤慨：如果不是因为亲缘关系，不是因为遵循礼法，怎么会是当今的皇上坐在龙椅上？

朱棣相信，当看到官军提着锁链站在门口时，当求见当皇帝的侄子一面都不可得时，齐王、代王的内心肯定十分不满，肯定会在四下无人时向九天之上的父皇诉苦，但他们都没有造反。朱棣心里清楚，不管朝中的小人在皇上面前如何陷害自己，皇上应该都不会相信自己会造反，理由很简单，一个连封地都没有的藩王拿什么造反？就凭朱棣手下那八百王府卫士吗？他们连北平的一个城门都攻不下来。北平城里至少驻扎有上万的朝廷官军，仓库里储备着大量的粮草、盔甲和武器，真要造反，这不是以卵击石吗？

朱棣不愿造反，他要去京师。燕王府的卫兵们不堪一击，他无力对抗皇上统御的数百万大军。他认为只要不造反，官兵来拿他时不自杀，保命应该不难。但是一旦造反，那就不仅是朱棣一个人的事，全家老小都要死。

姚广孝说去京师是自投罗网，朱棣真想反问他一句：不去又能怎么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对朱棣心存猜疑的是当天子，如果不能把这猜疑消除，北平又岂是安全之地？朱棣常常想，之所以受到皇上误解，主要还是因为天高皇帝远，再加上每天都有一群小人在朝廷上诽谤自己，无限夸大朱棣的实力。想到这里，朱棣自言自语地说：“要是我真有那样的实力，早就……唉。”

§ 京师归来

“京师之行非常顺利。”

回到北平后，朱棣一见到苦苦等候消息的妻子就高兴地说，他还说，此次进京，他按计划祭拜了父皇，并叩见了当今皇上——他的嫡亲侄子。

就在朱棣动身进京之前，就有小人在建文帝面前造谣，说朱棣有反心，所以一定不敢前往京师。朱棣自认为用行动可以击破这些谣言，他进京的事实让黄子澄、齐泰等人哑口无言。朱棣毕恭毕敬地叩见了皇上，然后祭拜了父皇。但他在京师待了不到一个月，就被建文帝轰回北平去了。

妻子看到朱棣回来，又是惊喜又是担忧，她日日夜夜都提心吊胆，深恐朱棣沉不住气，和朝廷里那群得宠的小人发生争执。

“早让你放心，我可不是那么鲁莽的人。”朱棣安慰妻子说。

对朝中的那些小人，朱棣感觉他们就像一群逐臭的苍蝇一样让人恶心。这些人都是父皇给当今皇上精心挑选的辅政之臣，身负辅佐皇室的重任，但是他们现在考虑的不是如何辅佐皇上，安抚百姓，而是如何为自己谋取名利。自古以来，功莫大于削藩，这些人梦想着名垂青史，希望借削藩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如果是面对汉朝初年时那样的强藩，这帮小人敢挺身坚持削藩的话，说不定我会钦佩他们的勇气。可现在是大明不是西汉，西汉的藩王有封地、有军队、有子民，而大明藩王除了一个王府什么都没有。一群无胆鼠辈，为了臆想青史留名，就千方百计地挑拨皇上和各位亲叔叔之间的叔侄之情，就只知道欺负我们这些无力自卫的藩王。如果我真有西汉诸王的实力，他们多半就不敢欺负到我头上了。”朱棣愤愤不平地说。

“但我也不能像十六七岁时那样冲动了。如今，我有妻子、孩子，我做事肯定要想清楚后果。”朱棣望着妻子，语重心长地说。

年轻时的朱棣是一个满腔热血的少年郎，一心要保卫父皇和大哥的天下，骑马仗剑冲杀在北疆前线，父亲或大哥的一两句嘉奖就能让他高兴好

几个月。朱棣的话让妻子如释重负，不过她脸上的忧色依旧没有散去。

在去京师觐见皇上前，朱棣已经和妻子说过他的愿望，他最希望看到的结局莫过于皇上拉着他的手，亲切地说：“叔叔为国戍边辛苦了，以后就留在京师享福吧。”如果真是那样，朱棣一定会感激涕零。朱棣确实已经为国戍边半辈子，他这样做都是为了父皇、大哥、侄子，也就是为了朱家的天下。现在朱棣已经不再年轻，而且皇上想必也不会再像先皇那样让燕王指挥军队保卫北疆。既然如此，那朱棣还在北平待着干什么呢？京师比北平繁华，如果在京师能拥有一座王府，哪怕比现有的小，朱棣也会很高兴。再说，留在京师，就可以隔三差五去叩见皇上，这一来二去的，感情不就建立起来了吗？

“毕竟我们都是一家人嘛，这样那些小人就没机会说我想造反了。”

虽然这个愿望并没有实现，但朱棣不觉得这是什么大事。

“无妨，无妨。”他笑着对妻子说，“此次京师之行虽然没有达到全部的目的，但至少攻破了那些谣言。以我看来，移藩不是小事，皇上也不会仓促行事，所以就先让我回来了，说不定现在礼部已经在商议燕王移藩的问题了。”

燕王妃没有说什么，只是轻轻叹了口气，说：“但愿一切如殿下所料。”

朱棣闻言不由一怔，妻子一向才思敏捷，就是带兵打仗也相当有见解，颇有徐元帅之风。她的话听上去似乎还有什么隐患，但没有明言。她到底在担心什么呢？朱棣想不明白。

数日后，朱棣才解开这个谜团。朝野上下开始风传燕王到京师时“行皇道入，登陛不拜”，朝中百官都因为燕王的不臣之举而义愤填膺，纷纷要求皇上予以严惩，但他那个贵为天子的侄子以至亲为由拒绝了。

“我还以为我保住了自己的王位。”

听到这个消息后朱棣发出了一声长叹，除此以外他还能有其他什么反应呢？京师里的小人依旧不肯放弃他们的削藩大计。如果削的全是老老实实，既没有权也没有野心的可怜王爷的爵位，这功劳就实在有限，所以

他们要把这些藩王全都说成野心勃勃的样子，结果这些野心勃勃的藩王没有一个反抗，胆子最大的也不过是关起门放一把火烧死了自己一家子。而燕王作为最年长的藩王，国家北疆几十年来的守卫者，在沙场出生入死的军队统帅，竟然没有任何野心——这岂不是让轰轰烈烈的削藩成为一个笑话？

“我孤身一人回京师，吃了熊心豹子胆，敢不拜见皇上？”朱棣气愤地对妻子说，“不过史书是由他们写的。”

至亲算什么，多少至亲都被皇上贬为庶人了，多少藩王都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抓起来，被夺去了王位。

“原来皇上放我回来就是为了博取一个‘仁爱’的名声啊，为了衬托皇上的仁爱，就要竭力把我说得大逆不道……不过皇上就是皇上，对这一点我早就想通了，皇上至高无上，在皇上面前我情愿放下一切，包括自尊。只要保留我的王爵，让我一生衣食无忧，随便你怎么埋汰我，而且……而且对这样一个‘野心勃勃’的叔叔，侄子你还保留了他的王爵，这岂不是更能彰显出陛下的仁爱吗？”

心里虽然这样想着，但朱棣还是没有完全释然，听到这个消息后他就生了一场大病，每晚都梦见自己被贬为庶人，妻离子散，自己则端着一个破碗在街边要饭。最后，几个混混踢飞了他手里的碗，把他的脸踩在脚下，嘻嘻哈哈地叫着：“你不是太祖高皇帝的儿子吗？怎么也出来要饭？”

当朱棣从梦中惊醒时，只感到汗流浹背，头疼欲裂。京师那边——朱棣花了很多钱收买了很多太监，恳求他们为自己在皇上面前说几句好话，并告诉他朝廷的动向——很快又有消息传来，朝廷上下都说燕王是在装病，蒙蔽皇上，暗地里伺机图谋不轨。

“侄子，我的图谋就是你给我一个住的地方，让我一辈子衣食无忧而已。”朱棣发出了一声哀叹。已经是五月了，朱元璋的忌日到了，朱棣一口气打发他的三个儿子进京，他认为三个儿子和皇上是同辈人，应该比

较谈得来。

“最好皇上把他们三个扣下当人质，不要让他们回来，这样他们多和皇上待上些日子，终归是血浓于水，皇上迟早会和几个堂弟建立感情，然后就能通过儿子的嘴让皇上知道他的叔叔是多么的可怜，然后就会发给我一份诏书：叔王为国戍边辛苦了，还是回京师享福养老吧。”

虽然心里抱着这样的念头，但朱棣仍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有些话一定要和孩子们交代清楚，他撑着病体一字一句地对儿子们说：“如果听到传闻，说为父图谋不轨，那你们一定要效忠朝廷，揭发我的各种不轨阴谋。”

三个儿子脸色惨白，他们知道这是父亲在交代后事了。

“虽然我盼着皇上召我去京师颐养天年，但削藩既然开始了，它的策划者们就肯定不会让它以闹剧收场，他们不会让到手的功劳飞走。为父已经拿定主意，一旦朝廷认定我图谋造反，我就服毒自尽，连以示清白的遗书都不留，这也是让那些力主削藩的朝中大臣下不了台。但你们要好好地活下去，你们要待在京师，全力揭露我的阴谋，这样扣在我头上的任何阴谋诡计都和你们无关，你们还可以用揭发我来向朝中的重臣们求饶。无论如何，你们都是父皇的孙子，朝臣们要的只是功劳，不至于把我燕王一脉赶尽杀绝。”

三个儿子都不说话，朱棣大喝一声：“答应我！”

“是，父王！”最小的儿子声音里已经带上了哭腔。

“好，”朱棣长出一口气，“若是你们以卵击石，让我燕王绝后，那为父就是死也不能瞑目！”

朱棣还让妻子给她的大哥写信，请求大舅无论如何都要搭救他的三个外甥一命，让大舅对皇上说燕王的三个儿子骁勇善战，而且图谋不轨，会背叛皇上，背叛朝廷。那样的话，皇上肯定不会放几个骁勇善战的堂弟回到他们想要造反的父亲身边。朱棣一直抱着这个希望，直到他看到三个儿子垂头丧气地回到北平——他们都被皇上轰了回来，一个也没能留在京师。

§ 走投无路

姚广孝今天又来拜见朱棣。

昨天，朝廷的斥文送到北平府，严责燕王的三个儿子在逃回北平的途中，残杀多名无辜的驿官。

“逃回来的？”朱棣反问道，“难道不是皇上准许的吗？”

“殿下，现在外面有谣传，说殿下的三位王子生怕皇上回心转意，所以离开京师后就一路快马加鞭，因为嫌那些替他们换马的驿吏动作慢了一点，就把驿吏都杀了。”

“为什么怕皇上回心转意？他们是怕皇上把他们召回朝廷，不放他们离开京师，他们不能帮我造反吗？”朱棣冷冷地问道。

“殿下英明。”

姚广孝欠身说道，他证实了朱棣的猜测。

“那么皇上严责之后还说了什么？有提到再召他们去京师吗？”朱棣仍然抱着一线希望，认为自己不会落到湘王那样被灭族的境地。

“没有。皇上的圣旨除了责备三位王子沿途杀吏之事，并没有其他内容。”

“真荒谬。”

嘴上虽然这么说，但朱棣心里一点也不认为这道圣旨有何不妥之处——只要对皇上不再心存幻想，其实这事是很容易看清的。

“如果所有藩王都不造反，全部束手就擒，那么天下之口就难堵啊。这些力主削藩的人，不但难以面对悠悠众口，而且也失去了向皇上邀功请赏的筹码。”当朱棣抛弃心里最后一丝对侄子的幻想后，他的思路立刻就变得异常清晰。“所以，无论如何他们一定要一口咬定本王造反，如此一来削藩就是大功一件，因为他们帮皇上清除了觊觎皇位的藩王。”

姚广孝脸色突然变得惨白。这几天来他的精神一直有些不对，听朱棣说到这里时，姚广孝突然“扑通”一声跪在燕王面前，略带哭腔地说：